

封面 宽窄巷老茶客

民国时期，成都出了个特别人物刘师亮。出生于1876年的刘师亮，在世时被骂为“滥文人”“反动文人”；更恨他的人则骂他为“怪物”。1939年他死后，有人叫他“文坛怪杰”；研究民俗的，称其“幽默大师”。

因为刘师亮未受过什么高等教育，曾是推车卖菜的底层民众，所以至今难载入正统文学史等“主流文化”，这是很不公平的。

我生平很敬仰这位蜀中先贤，常对朋友们讲，能真正称得上四川方言大师的，非此老先生莫属。我苦心收藏了刘师亮许多早已绝版、如今已很难找到的著作（近80年没出版过他的书）。



“谐庐主人”刘师亮。

80多年前的四川方言散打评书是个啥样子？

“怪物”刘师亮的方言“谐稿”

□郑光路 文/图



1928年《师亮谐稿》中的插图漫画。

自己出书

四川方言散打评书现在很受欢迎。其实早在八九十年前，刘师亮就在说更雅俗共赏、对后世更有价值的散打评书了。只是他不用嘴巴，而是用木三分的“毛锥”——支笔，是采用四川方言写在纸上的高档次散打评书。

关于刘师亮身世，最可靠的当然是刘师亮之孙刘钟灵先生亲述。听他说：“刘师亮名芹丰，号慎三……亮公生于内江梓潼，家贫，少年就读于本镇刘家祠堂。”刘师亮因家贫辍学，早年四方打工谋生。

1918年春，成都总府街福福馆内（旧址即现商业场十米来远的九条巷），42岁的刘师亮与其兄刘树丰开了“双龙池茶铺”（弟兄二人乳名大龙、小龙）；又附设“双龙池茶铺”，1920年更名“宜园”。

刘老板身穿马褂头戴青瓜皮帽，身材矮胖背部微驼，下眼皮有些浮肿，但

精悍谐稿

请看《师亮谐稿》中一篇《嘴未睡着》，文中“男”，暗指荒唐无耻的旧军阀，作者警告他们，“小民”百姓不可欺：

（男）小姐，你我俩爱情浓厚到十二万分了，惜未表现出来，今幸四下无人，何不实行表现你我的爱情……

（女）啊，你以为四下无人么，商家、小民还睡在那边床上呢。

（男）小民怕他做什么。

（女）他虽是小民，最爱乱说，时常揭穿黑幕，纠正人心。我们的事，倘被他知道了，到处宣传……

（男）既是小民而又乱说，拿手段对付他们就是了。

（女）他富贵不淫、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，什么手段都不怕。

（男）那又如何办法？

（女）只有看他睡着没有。

（男）愿他睡着就好了，那么你喊他看吓。

（女）小民，你睡着没有？

（小）我睡着了。

（女）你睡着了啊，又在说话？

（小）我周身都睡着了，惟有嘴巴未睡着。

（女）嘴巴如何又不睡着？

（小）现在的怪事多了，小民不便干涉，只好留个嘴巴，挂着你一下，少出点怪事，看地方上清静点否。

（男）实在要搞怪事，你会怎么样？

（小）小民敢把你怎么样。警告你们莫要欲壑难填，须知繁华历尽，也要留点退步。如果大肆淫乐，恬恶不悛，总有一天，大大（父亲）要回来，怕不怕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哟。

再看一篇《祭棒老二文》，四川方言中称土匪为“棒老二”“棒客”，这里指的是旧军阀手下烂军队奸淫民

他的“谐文”

刘师亮的“谐文”，当时深受欢迎。署名“自在客”的文人评论：“……好，好，谐稿。篇篇新，句句巧。文坛无多，报界很少。口齿谁能及，心胸哪里找。虽然嘴巴讨厌，却也胆量不小……怪，怪，怪，稀奇，厉害。语诙谐，意慷慨。能雅能俗，可敬可爱……莫笑文人尖酸，有美国贼德办。”

另一个文化人范旭光也赞誉：“妙，真是妙。师亮谐稿，笔墨很俏；创特别体裁，具

自己办刊

眼睛很有神。他听人说活常将手掌窝起，在耳朵上衬着，所以人称“刘聋子”。他常动笔写些讥讽时政的方言幽默文章去投稿，报纸刊物怕得罪当局老爷，多不敢刊登。对此他很气愤，决定用生意上挣的辛苦钱，自己出书、自己办报刊。

昌福馆内有几家印刷公司，1928年刘师亮就自费出了铅印本《师亮谐稿》，一图一文，褒贬时事。1929年5月13日，自号“谐庐主人”的刘师亮，在成都创办了小报形式的《师亮随刊》。此刊为旬刊，文字竖排。刘师亮在第一期创刊号《改良发刊词》中宣称：“改良社会大公司……唤起人民可自豪”“偶然得意括笔写，孕如闻之笑脱胎”；“挡车或敢舒蛭臂，死到阴司鬼亦雄！”

这就是他以伸张正义为办报宗旨的坚强宣言。于是距今87年前，《师亮随刊》上生动活泼的四川方言散打评书开讲了。

暗讽军阀

女，作者以诙谐笔墨，咒骂他们早点“呜呼哀哉”：

（甲）老师，想近来，天下像要太平了。我才嫁那位棒老二，刚病就死了。念在夫妻一场，作篇祭文一祭……

（乙）作祭文倒算不得一回事……只要把棒老二祭得走，人民得蒙安枕，就是我的代价了……你听到：你当初，本不晦，说话而且又况且。当流氓、充恶痞，杀人放火在山野，棒老二都不敢惹。其余就不敢黑黑。有一天在别墅（编注：这里故意念白字读“野”），人家女婿正把花圈围，冤家来，笑扯扯，不喊名字只是喂。奴这里，呸呸呸，调侃闺女该推搡……夫一病不能免，呜呼哀哉归去也！……

刘师亮在文后，专门注解文中的四川方言词汇：“咧”表示不满也。“嗨”鄙屑也。“嘿”音里表示反对也。“曰”音越，将物作曲状。“喂”以嘴示人也。“呸”反对也。“掴”以掌击人也……他还注：以上各字皆念上声，通韵为“也者”韵。

再看一篇短小精悍的谐稿《人骨屋基》，文中甲指旧军阀：

甲：力夫，你好混账，你买我家公馆的烂砖，怎么捡起一人骨头在里面？

乙：先生，你公馆照顾我买烂砖，是拿来作屋基夯夯的，人骨头夯的屋基，才更坚固，怎么你先生还说混账呢？

甲：你这个混账东西，真是混账！自古及今，哪有人骨头夯屋基的道理？

乙：先生你莫装疯，现在这些西式房子，有好多不是人骨头筑成的哟！

这篇谐稿写得相当深刻，讥讽鱼肉百姓者在劳苦大众的累白骨上建筑天堂。

深受欢迎

绝世声调……以表面观，竟像喇叭子……不愧为警世钟，有如神天炮……是神笑得抚掌，是鬼笑得撒尿……论其精神，具大无畏；论其价值，与史垂并光耀”

刘师亮一生作了谐稿两百余篇，其它如《中划冥国》《泥塑警察》《天下大贫》……都以诙谐通俗的方言谐音或双关语，刺穿病态社会大小脓疮，成为中国百年来最有巴蜀方言特色和战斗力的讽刺文学作品。



“老茶客”征稿启事

“老茶客”版立足原汁原味的巴蜀市井文化，展示与方言有关的龙门阵、趣闻、掌故、故事、习俗等。主要栏目有：“新方言”“舌尖帮”“各地方言”“方言段子”“方言探源”等。

投稿邮箱：
673192395@qq.com

家庭空气可以改变

□王跃

网墩儿总奢望家里的空气变得清新，却很难成功。

他新近搬到的这个小区空气就很糟糕，一推开窗户四处都在土建，尘土飞起来像是要吃人。只有夜晚稍微撒撒一点，但这时不仅不敢开窗，还得紧闭，因为有无数蚊虫要估倒钻进来吸血，有耗子连金属纱窗也照啃不误，有贼操起了各种工具想撬窗而入。

家里的空气因此紧张，而且污浊，而且凝固。

摆在家的花草都像受过拷打似的，坚强倒是坚强，却被空气整得雄都雄不起，气都喘不赢。养的金鱼已经死过几茬，买了死，死了买，成了仙人板板，最终只剩下两条从菜市场买来熬鱼汤都嫌小的鲫鱼，结果歪打正着，两条鱼虽不比花猫好看，却有一个主要优点：整不死！水质不好，空气不鲜，它不仅不断气，还上蹿下跳，居然给死气沉沉的室内制造出生动活泼的局面。特别是那条泥鳅，不仅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，而且活得经久不息，这多少让人有些诧异。一罐死水经这些活鱼的渲染便泛起生机，生命无处不在，在这尤其令人耐人寻味。

网墩儿全家常常在夜晚紧闭的房中死死盯住那两条鲫鱼一条泥鳅，以至于忘记了空气的好坏。隔壁邻居说你们家整天滴滴声音都不出，肯定是躲在家里看歪录像，网墩儿说是在看鱼。什么鱼？邻居意味深长地说不是在看美人鱼吧！

市面上有卖负氧离子发生器的，还有空气清新剂。网墩儿说不用，我有鲫鱼！朋友大惑，说鲫鱼能改变空气质量？当然可以，不仅可以，还很生动。

于是朋友照搬此法，也在家中置一鱼缸，买了足足五斤鲫鱼来观赏。听说泥鳅命大，又买了两斤回来，还找刚黄鳝的要了两根老黄鳝，兴高采烈地趴在鱼缸前，又对网墩儿谈感受，说越看越想通了，热鱼汤，与改变空气无关。网墩儿提醒他说你家里的空气肯定不再凝固和紧张。朋友想想也是，他那三岁的儿子快乐得像泥鳅一般，只差没有跳进鱼缸去与鱼同游。

方言探源

肇灯影儿

□周宗富

肇灯影儿，《成都方言词典》只收了肇、肇皮、肇（音部）：干扰、捣蛋；肇皮：故意伤面子，羞辱。《四川方言词语汇编》只收了灯影儿，灯影儿：皮影。其他方言字典、书籍就没有收得有了。

有句歇后语：灯影儿抵背——牛皮子造痒；俗话说，一个灯影儿一个笑头儿和尚。有一次，我在北书街街边茶摊喝茶，遇巧与一个同桌的老头儿摆了一阵方言。

老头儿做得多九几的样子，才说出了肇灯影儿的来历：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，蓬溪一个川剧班子，有个出了名的逗旦叫邵登英（英，读英儿，儿化音），恰好就借音肇灯影儿，地演《御河桥》中宣登整的妈，那是演得把观众的肚皮都要笑痛，不仅因为她引出了一词肇灯影儿方言，而且还因为她引出一句方言歇后语：宣登整的妈——肇灯影儿。

川剧中的逗旦，多是扮演中年以上的妇女，其形象较为复杂，有贵妇人、普通妇女、媒婆、母鸡等，丑旦也归类为逗旦。这个角色的突出特点就是醒和撒，也就是辛辣、幽默、诙谐、风趣，手法：眼法、身法、步法，硬是恰到好处让人叫绝而开怀大笑，那硬是肇灯影儿一个。

肇灯影儿在四川话中运用广泛，如小娃娃费（调皮），大人爱说：“你这个肇灯影儿。”某人爱醒醒豁豁说笑话，大家就要说：“你娃硬是肇灯影儿哦。”哪个爱出馊点子，去整别个的冤枉，侧边人也要说：“他咋子一贯当肇灯影儿……”诸如，一件多好的事遭某人办拐了，或出洋相献丑，也算是肇灯影儿。



“称头”是啥意思？

□阿宽

称头——方言的字不要大较真，或者为的是说起来上口，或者图的是表词达意的方便。盆地方言夸人长得好看，外形条件好，男的说称头，女的说江湖！一样样的，外国人也不按照词根来推演，帅哥为 handsome，美女称 beautiful，似乎要的是那种顶呱呱的语感。

近义词：漂亮，给男神额头贴的标签。谁家不管生了个儿，还是个女儿，带着祝福之心的亲朋，一律轻轻掀开那眉未开的小东西，哇，跟妈老汉长得好像哟，把优点全部集中到一处了。男的是好称头，女的叫江湖。

一堆赞赏铺天盖地，一双父母春光灿烂。说长得像父母的，是普通套话，说长得像某某男神、某某女神的，实在背离基因遗传，就算那孕妇天天看刘德华的画报发呆，也没有合理的逻辑。

农村人缘最好的是媒婆，可以吃百家饭，坐百家席。做公关、搞推销，没有她们攻克不了的险关。她们口里说得最多的，也是称头和江湖两个词。发韧于草野民间生活的《诗经》说了，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男女要对上眼，不是你在河湾头那一

其实，我以为老头儿摆的肇灯影儿的来历，只是一个巧合，因为肇灯影儿理源肇于灯影儿，也就是皮影。

肇灯影儿，顾名思义肯定直接与灯影儿相关，皮影起源宋人庞英《谈数》记载：“汉武帝夫人李氏死，帝思之。有齐人，名少翁，能之。夜设帐，张灯烛，帝坐地帐望，仿佛见夫人像。由是后世影戏。”

成都皮影由北京、陕西传来，北京叫灯影多在府第演出，陕西叫灯影多在民间庙会上演，前者京腔，后者秦腔，两者结合形成川腔的川灯影，一下川人就喜闻乐见了。

川灯影又分成都灯影、川北灯影。成都灯影小巧玲珑，高约二尺，全身十三个关节，影片要成为活动自如的人物动物，全靠提手，又称拦门先生，也就是操作者高超的技艺，灯影儿戏班一般为三至五人，一至二人操作，其他以锣鼓、胡琴、唢呐等乐器伴奏，所有人都要兼唱白，戏中有文武不同角色，尤其是丑角，纱绶后的景物亦真亦幻，虚无缥缈，属最早的动画片、灯光戏，这下子，肇就不光是：干扰、捣蛋；肇皮也不算是：故意伤面子，羞辱。

“肇”还包含川人说的醒和散的意思，也就是幽默得逗人捧腹大笑。因为又是灯影儿又是戏，戏中人物发脾气了，还灯影儿吹胡子（灯影儿戏的一特技）。宣统元年的《成都通览》中《成都之游玩杂技》篇，灯影戏：“有声调绝佳者，不亚于大戏班。省城之影亦齐全者，只万公馆及旦脚红脚，二处之物件齐完。省城凡十六班，夜戏二千五百，包天四吊。”在电影没有普及之前，灯影儿硬是皆大欢喜，尤其是小娃娃。因为肇，灯影儿就有乐趣，越肇就生意越好，久而久之，人们看灯影儿就是为了看肇灯影儿。

民国年间岂止一个逗旦邵登英，光是成都就有出了名的灯影儿雕刻师：下灯影、刘灯影、仲灯影等十几位艺人。

抬头的温柔，多半要靠媒人从中说合。

人材品貌是第一，然后再说家头财力、远近声望、男的有力气，女的有淑德……媒婆天花乱坠的嘴，把一双双想抱孙子的老人，说成了一座座想纳喜入门的福神，把一只只怀春的喜鹊，说成是一对对鸳鸯。媒人做的是有功德的事情，月老是尊小神，在老百姓口碑中，比土地公公的地位要高一截。

好的词语，容易被泛用。种的庄稼长势好，做的手工精细，干的事情漂亮，都会被人伸出大拇指点赞说，称头、江湖。

一直纳闷说女孩子长得江湖这两字咋写，语意上明显不仅是长得如江湖般水灵，显然也不是漂亮到具有了江湖地位。旧时看女子，多有这几处指标：盘子正，五官精致，搭配齐整，上相，好基因；皮肤白净，面色红润，保养好；盘子靓，蜂腰丰臀，利生养；品性端正，庄敬贤淑，传家风。盘点到位，处处江湖，是为上配。

男子的称头，女子的江湖，在营养学及美容术大行其道的当下，物质泡沫泛起绚烂的光晕，颜值俨然第一生产力，惹得男女醉心追捧。

“化石级”的南充方言

□苟明奇

张仪灭蜀，南充被并入秦国，从此融入中原文明圈，开始全面吸收和使用中原华夏语。到汉代，包括南充在内的巴蜀地区，文化地位大幅度提高，涌现了蓬安人司马相如、郫县人扬雄这样的大文学家、大语言文学家，为汉语语言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。留传至今的一些南充方言词语，遗存了汉代甚至先秦时期的发音、语义和用法，堪称研究古汉语文的“化石”。

【厘】本为长度单位，分的十分之一、毫的十倍。和“分”一样，“厘”也可作动词用，也表示分开、分离的意思，这时，南充话的“厘”声调为阴平，比如“把纸厘成两半”，“把骨药厘下来”，“把调料厘个口子”，等等。可是，历代训诂对这一义项有所忽视，让人难以看清“厘”的来龙去脉。在此不妨从探寻“厘降”一语的本义入手进行分析，以正本清源。

“厘降”本来是讲尧帝把女儿嫁给舜的事，后多用指王女下嫁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尧女嫁舜：“釁（厘）降二女于妫汭，嫔于虞。”“降”比较好理解，舜当时为“一匹夫”，帝女下嫁给他，当然是屈尊降贵。而对“厘”的解释，段玉裁说：“釁，整治之意”，另外还有“釁谓治逆”的说法，有点乱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想想，尧女嫁舜，固然是“降”，那么，女儿远嫁，对于尧帝父女来讲，却是骨肉分离。俗话说：“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”，这一远嫁，好比将她从父母身上“厘开”。因此，“厘降”之“厘”一定是分开的意思，与南充方言含义一致。

《尚书》在汉初就有今文、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，那么南充方言“厘”的起源至少在2000多年前。

【沔】古音mit，南充话读作mi（上声），潜藏、隐没之义。南充人说游泳“钻沔儿头”，打牌“沔板”，遇事躲避“沔了”，都是这个字。汉代贾谊《吊屈原赋》有“袭九渊之神龙兮，沔深潜以自珍；徼倖以隐处兮，夫岂与虾与蛭蟧？”之句，应是南充方言的起源。贾谊生活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68年，说明这一字义已有2100多年历史。

【箸】阆中一些地方把“筷子”称作“箸子”（音同“柱子”），属于典型的文言古语。《史记》载：“紉为象箸，而箕子唏”，说明西汉时此字已广泛使用。甲骨文、钟鼎文中迄今尚未发现“箸”字，但小篆里有，李斯用小篆统一文字，由此推论，阆中“箸子”的说法，最少也有2200年左右的历史。

【研】古音ngan，本义为磨。以前用毛笔写字，没有现成的墨汁，需要事先研墨，南充老话把“研”按古音发音，声调为阳平，“研墨”听起来就是ngan m è（南充话墨麦同音，都读m è）。“研”和“磨”都有相同的引申义，即思考、揣摩，于是有“研究”、“琢磨”之说。南充话用古音所说的“研”，就是料想、揣测的意思，比如把“猜测”说成“研”，把“没想到”说成“不研”或“哪研得到嘛”。

《易经·系辞》第十二章讲：“能研诸心，能研诸侯之虑，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”，这里的“研”，原注“俞思虑也”。其实，把“能研诸侯之虑”解释为“能揣测诸侯的思虑”，恐怕更为恰当，因而《系辞》应为南充方言“研”的出处。《系辞》成书于战国时期，距今超2200年。

顺便说一句，在老南充话里，与“研”同音的“雁”也读ngan，跟“燕”发音大有区别；“严”有时也读ngan，如“严丝合缝”被说成“紧丝缝”。

【蔑】古音mit，顺庆人现在有两种发音，平时读mie（阳平），而在表示“小”的意思，说“蔑娃儿”、“蔑渣渣”时则接近古音，发音为mi（阴平）。阆中人任何时候都按mie发音。西充人任何时候都按mi发音，更好地保留了古音。

“蔑”明确地表示小的意思，是汉代扬雄《法言·学行》：“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，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”。但远在西周，“蔑”就有少或小的意思。《诗经·大雅·桑柔》有“国步蔑资，天不我降”的诗句，“蔑资”既可理解为“缺钱”“缺粮”，也可理解为“财政资金量太小”。这意味着，南充方言“蔑”的源流可能追溯到2700—3000年前。

